

关于“问”的学问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汉语里的“学问”一词相当于知识、见识、见解等,但其表达格外意味深长。“学着问”,是一个过程,作为其结果便是有了“学问”,“学问”一词体现了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文章讨论相关的五个问题:问的意义,问的内容,问的方法,问的数量,问的质量。

关键词: 学问;问;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8)03-0024-03

The Knowledge of Asking

ZHANG Chu-t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word *Xuewen* means knowledge, sense, understanding or similar meanings. This word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as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o ask, the result of which is knowledge, exhibiting the unification of processes and results. This paper discusses five issues related to asking: the significance, the content, the method, the quantity and the quality of asking.

Key words: Knowledge; asking; education

汉语里的“学问”一词相当于知识、见识、见解等。但其表达格外意味深长。学着问,是一个过程;作为其结果便是有了学问,“学问”一词体现了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当然,类似地,去知去识,便有了知识。然而,“学问”一词表达得更精准。

本文我们将要讨论相关的五个问题:问的意义,问的内容,问的方法,问的数量,问的质量。

我本人是问着的,问天、问地、问自己,每次上课就是备问题,带着一荷包问题进课堂。人间多少学问家,都是一路问过来的,到了一定时候,就成“家”了。

我曾说,常问、多问的学生是好学生;爱问、善问的学生是更好的学生;能把老师挂在黑板上,问得老师也答不出了,被问倒了,那就是最好的学生。

相应地,能引导学生常问、多问的教师,是好教师;能引导学生善问、爱问的教师是更好的教师;能引导学生问得自己也答不出,被问倒了,是最好的教师。很惭愧,我没有培养出最好的学生,自己也就没有成为最好的教师。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一个杰出人才的涌现,其经历的良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较之大学教育更重要。学问家是从“问”的路上走出来的,自幼就走在这条路上格外重要。“问”是天梯,我们沿此而登天;“问”是天窗,我们打开这扇窗,就可望到天边的学问海洋;“问”是天眼,让我们拥有千里眼,看到宇宙的最深处,看到人间的最美处;“问”也是天翼,让我们飞到最接近太阳的地方,与天肩并肩,写出人间的诗情画意;“问”是天足天手,伸手就可能碰到神奇,足不出户,也能看到辽阔大地。

我似乎是想把对“问”的情感用这支拙笔尽可能描述清楚，哪怕是万分之一二。

现在来说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关于“问”的内容。

遍地是“问”，俯首即拾。问题也在于要俯下身子，否则，怎么拾？满地黄金也要弯下腰去捡吧。问是人的天性，儿童最能显现这种天性。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于是，他们总是问着：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又是从哪里来的？耐心的父母总是高兴地倾听者，并尽其所能回答着。粗心的、不够耐心的父母，则可能带来危险，让孩子关上了窥视天地的好奇心，让孩子渐渐地失去了他的天性。

“问”的内容知多少？为什么会有白天黑夜？为什么有炎夏与严冬之分？为什么有晴天霹雳、电闪雷鸣？为什么有豺狼虎豹？为什么有老鼠又有猫？为什么会有百鸟朝阳？为什么菊花那么香？为什么大地给了我们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狗为什么很通人性？为什么狗的嗅觉比人强万倍？为什么马能日行千里？为什么鸟能在天上飞？为什么春天燕子才飞回来？为什么有了无数的体育运动项目？为什么人间有音乐？为什么系统的哲学首现于古中国和古希腊？为什么英国最早开始了工业革命？为什么英国人绅士，法国人浪漫？为什么欧洲许多人是白皮肤而亚洲不少人是黄皮肤？为什么人类是起源于非洲的？为什么德国出了一个康德之后大批的思想家随之出现了？顾拜旦为何想出了搞一个奥运会？为什么 NBA 那么好看？为什么足球世界杯能吸引全人类关注？为什么不好好用手却用脚踢球？为什么足球场上手碰到了球要重罚？为什么人间有愚笨有智慧？为什么地球生成了一个大气层？为什么人们想出了银河两边住着牛郎和织女？为什么歌中总爱唱遥远的地方，遥远的故乡？人们又为什么把故乡比作天堂？为什么每个民族有了自己的民歌？为什么美声唱法起源于意大利？为什么聂耳、冼星海、施光南成了音乐天才？为什么美国出了一个杜威？教育为什么成了人类最古老的事业？雕塑的历史有了四万年，为什么它还早于文明？

我们列举这些，为的只是说明“问”的内容无限丰富。以上问的是“为什么”，还有一类“是什么”。东边是什么，西边是什么？天上飞的是什么，地上走的是什么？山的那边是什么？水的那边是什么？纸是什么？笔是什么？文房四宝是什

么？颜色是什么？梦是什么？幻想是什么？思念是什么？阴阳是什么？也是说不完的“是什么”。“是什么”与“为什么”，哪一类问题更难呢？“为什么”往往潜存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所以难。但是，有一类“是什么”也非常不容易回答。随后我们会述及的。

现在我们要讨论“问”的方法了。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同样，“问”自有法，“问”无定法。

对于既有的命题，首先问：“对不对？”对了，再问：“够不够？”够了，再问：“好不好，有无更好？”若已是足够好了，还怎么问呢？事实上，你认为足够了，在他人看来未必是够好了。有谁能终结对既有命题的回答？自然科学中可能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中不一定有。这里，前提是有“既有命题”在那里，若没有，问题会不再有吗？

在万里晴空中，有人能看见一片白云。在平静的水面上，有人能发现一丝涟漪。就是有人能无事找事，无事生非，总能看到或找到一些问题来。何以谓天才？就是那些“无事找事”、“惹是生非”的人，他们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那种方法正是想象、幻想、幻想。说到底，所谓方法好，就是思想方法好。思想方法很奇特，奇特得你难以想象。康德是怎样想到了宇宙起源于大爆炸的？是什么方法？爱因斯坦是怎样想到了宇宙之初存在引力波的？用的是什么方法？希格斯是怎样想到了有一种粒子（即希格斯粒子）的？牛顿和莱布尼茨是怎样想到了微积分的？

世上有许多方法。经营方法，生产方法，射击方法，投篮方法，种地方法，收割方法，储藏方法，运输方法，踢球方法，唱歌时的发声方法，潜泳时的换气方法，驾驶方法，绘画方法，书写方法，演员的表演方法，指挥方法，吹拉弹唱方法，管理方法，从政方法，读书方法，写书和教书的方法，记忆和理解的方法，想象和联想的方法，设计方法，施工方法，检验方法，论证方法，直觉方法，逻辑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对比方法，辩证方法，形成概念和命题的方法，生成这样和那样的观念的方法，劝导的方法，开导和安慰他人的方法……在所有的的方法中，最重要的是思想方法；思想中最宝贵的是辩证方法。

对于从商、从企、从政、从军的人来说，方法都是重要的。对于成功人士而言，都是必需的。对于从学的、从教的人方法自然也重要，与从商、

从企的人的方法在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吗?确实有特别不同之处。其根本在于方法论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它本身构成学问。不仅在学问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取决于方法,一个人的智慧取决于方法,而且,方法远比观念重要。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康德、费希特、伽达默尔、牛顿、杜威、爱因斯坦留给我们更宝贵的,是他们的办法。

我本人比较满意的著作之一,即《方法论》,并且于2018年上半年开辟成了一门课程。尽管我也有工作方法、管理方法、教书方法、演说方法、与人的交往方法、写作方法、读书方法,但我更看重的是“问”的方法,思想方法,哲学方法。我的《方法论》所讨论的重点也在这里。会思、会想、会写、会问,都取决于好的方法。

常问、多问、爱问、善问的学生为什么会更好呢?引导多问、常问、善问、爱问的教师为什么更好呢?因为这样的学生会走得更远,因为这样的教师不仅自己走得更远,看得更高远,而且能引导学生走得更为高远,视野更为辽阔。真正让学生终身受用的,主要并非观点、知识,而是方法,主要是问的方法,思想方法。

方法论是哲学的精华。为什么我在2017上学期为初中生开讲了哲学,并写成了《初中生哲学》一书呢?因为我想把这种精华早早传授给年轻一代。这可能也涉及一些实际知识,但都是围绕着方法的学习而选择的一些知识,一些事实。一般而言,较易被他们遗忘的是这些事实或知识,而不易忘怀的是方法。

现在我说说相关的第四个问题:关于“问”的数量问题。数量与质量不是分割的,从思辨的意义讲,才可以分割。以分割、分析为基础,再去综合、归纳、提升。

一个人从三岁起,每天问一个问题,到十三岁,就问了3650个问题;到三十岁(“而立”之年之后),累计问过的问题就逾一万了。若有较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这个数字翻两番三番完全是可能的,甚至还可以更多。不计重复的,或许过五万。

我有一个估计:一个人若问过了一万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学问的人了;一个人若问过五万个问题,那应当是相当有学问的了;若问过十万个以上问题,或许可称为学问家了;若问过了二十万个以上的问题,不是大学问家才怪了。这些人是“问”过来的,也是在“问”中成长和发展起来

的,他们用“问”培养了自己。

学问,学问,作为过程是学着问,作为结果是有了学问;问得多了,就成了学问人;问得又多又好,就成了学问家。无论多大的学问家,都是从由“问”铺满的路上走过来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学生铺就这样一条宽阔大道。

其实,问着的人不会去凑数的,“问”是一种习惯了,自然就会不停地问,问的也就越来越多。在我的《思想的流淌》一书中就有三千多个问题(辛继湘博士所统计)。这三千多个问题也是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我总共独著百部以上,每部著作中都问着,问了多少,无人统计,我也不可能去统计,但平均每部中一千个是有的,或许更多。我这种问的习惯铸就的问题怎么可能会少啊。现在我这个“问”并未停止,并且还问得比以前更频繁了。很可能也更善于问了,不断挑剔着,质疑着,询问着。

我原以为只有一种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是物质财富。现在看来还有一种,不是物质的。那就是别人对你的各种称呼,那也只是听听而已,当耳边风,一吹而过。这个“家”,那个“家”也都是“身外之物”,不必放在心里。放在自家心中的,还是自己的人格、修养、学问;不仅放着,还充实着、发展着。这样就可以更好地自己把握自己,自己专心于发展自己。

该说到第五个问题:关于“问”的质量,这里所言之质量,无非是指“问”的深度,问那些最需要问的事项。比如说,人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语言是什么,时间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这里,我已说过的,若没有新内容,就不再说了。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我已有专论,也无多少新论了,故而这里就不必再予叙说了。

先论自由是什么。斯宾诺莎、黑格尔都把自由界定为对必然的认识。认识了必然,就自由了;对必然认识的多了,自由也多了;认识深了,自由也把握得更好了。自由似乎是在认识必然之后才出现的。对此,我想补充以下几点。

1. 认识之前、之中人也是自由的。
2. 人的兴趣、人的情感可以让人选择不同的认识对象,这种选择也是自由的。
3. 人可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视此为自由之根本,不随什么新知的获得而改变。